

新书品读

关于台湾,我们知道些什么

文 \ 本刊特约撰稿 刘传雷

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从作者出生的 1977 年写起,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,向读者细述 30 多年来台湾社会的大事件和小故事,与读者分享过去 30 年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。读这本书,无异于向读者打开了一扇真实了解台湾的窗口。

对于很多人,台湾何尝不是一个“看不见的台湾”,它既熟悉又陌生,熟悉是因为“台湾”是一个日常用语,陌生也是因台湾只是一个词语:我们只能用语文、地理、历史,甚至是生物知识来填充地图右下角的那个岛屿;只能在巨大的信息纸篓里,用正史、野史、秘史,甚至传言、谣言小心求证着它的是是非非;只能在流行音乐、电影、电视、诗歌、小说,甚至是明星八卦中,想象台湾的生活细部……

记得小时候,有很长一段时间,“台湾岛”一度是高频词,此后我就很坚定地认为台湾就是岛,岛就是台湾。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内陆出生的人而言,台湾,只是一种想象,其母本便是姥姥村边河道里的沙洲,因无法上去且偶尔有野鸭和不名的鸟儿从中飞出,所以在我朦胧意识中,台湾和那个沙洲一样,孤零、宁静而又神秘。

后来,所谓的知识和信息像洪水一样冲刷着此前沙洲一样的台湾想象,这时我才知道心目中那个寂寞宁静的台湾始终就是纷杂而纠结的,那些庞大且抽象的词汇笼罩着整个岛屿。而处于日常叙事下的台湾,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很少得见,故常常语噎。于是,每每亲朋师长从台湾归来,便被众人围着追问个究竟。问什么呢?其实就是那个“看不见的台湾”。

这种追问既是台湾想象的过剩,又是台湾想象的匮乏,我们用抽象编制了巨大的台湾框架,却发现无从填充它。

幸好,台湾在我们想象其生活细部的地方向我们展现了许多真实的自己:来自娱乐工业的声音和影像,在很多人心目中投下另一个台湾的身影,于是我们穿过罗大佑的“鹿港小镇”回忆逃课的“童年”;在郑智化悲愤的歌声中描绘他的台湾和他的“大国民”;将苏有朋等明星的贴画粘在日记本上想象另一种青春;在杨德昌和侯孝贤的电影中体味台湾城乡的纷杂情绪;在近来的《海角七号》中朦胧地感受台湾的族群及“外省人”文化,甚至依然带有那种孤零和宁静……可是,你有你的台湾,他有他的台湾,过去的台湾是台湾,现在的台湾也是台湾,那么真正的台湾是怎样的呢?

当然,尽管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被称之为“家书”,但这是廖信忠的台湾,我们不可能在其中发现台湾的全部真实,毕竟这只是一份个人记忆,但他至少提供了一个视角,一个当代人的视角。

书摘·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

1989 蒋经国死后的“宫廷斗争”

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,是台湾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。不仅民间变化剧烈,在高层,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“宫廷斗争”。可以这么说,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。

蒋经国的去世,表明蒋家父子“政治强人”统治时代的结束。谁来接他的位置,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。当然,依照法定程序,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。但是党务方面,“主席”谁来继任还未确定。因此,在当时,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“中常委”轮流主持的,表面上一团和气,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,大家都觊觎着那个“主席”的职位。因为明眼人都知道,掌握了“主席”的职位,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。

蒋经国一死,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,不温不火的。他在就职的第二天,就去拜访宋美龄,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“党国元老”,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,一点儿都看得出来他的野心。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



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 廖信忠 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

中留下印记,只是感觉这些离我已很遥远,熟悉而又陌生。作者同样也给了我们很多惊奇:台湾男人竟跑到越南买媳妇,还是中介组团、明码标价的方式,广告是这样的:“20 万包娶越南新娘。四大保证:1.保证处女;2.三月内娶回;3.决不加价;4.一年内跑掉,赔一位。”和大陆的内产内销不同,台湾在这方面全球化的程度可谓高。再例如那个让整个台湾人心惶惶的“一九九五闰八月”预言等等。而此前的台湾便变得复杂,陌生而又熟悉,陌生的是台湾的众多公众关注的事件,诸如彭婉如命案与刘邦友命案、“5·20 事件”、蒋经国去世、“江南案”、台湾的族群及“外省人”、美丽岛事件等等。对于我们来讲,这些是江湖一样的谜团,也是谜团中的台湾。

让人熟悉的是作者的经历,他小时候同样觉得妹妹像个拖油瓶;从小就接受无休止的“政治教育”;那时他们同样痴迷小虎队、琼瑶、三毛;学校里同样流传着“我朋友亲身经历”的各式恐怖故事;同样被体罚,同样高考复习……不同的是背景不同衍生的感受不同。

正是这些熟悉的经历激活了我很多记忆,最后自己竟然一头扎进了童年记忆,记忆中的那个台湾竟玩笑般地浮现,尽管遥远却熟悉如故。

李登辉继任主席,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。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,当时还是“立委”的赵少康,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“立委”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,要求推李登辉出任“代理主席”。当时,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,与当时的陈水扁、谢长廷一样,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。因此,他的这一联署,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,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。

当然,经历过这次“宫廷斗争”的人大多还在世,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,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。

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“国民大会”的选举里,直接引发 1990 年的“三月学运”。所谓“党政军”,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,剩下就是军权。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,李登辉后来任命“参谋总长”郝柏村为“行政院长”。后来几年,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,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关于宋美龄的离去,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 747 专机起飞的面面。

读书札记

发现母亲的天赋

文 \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第一次看到梵高奶奶绘画作品的记忆:兴奋、惊讶、失语。在泥土和玉米地里长大的我,第一次被那一幅幅绘画叫醒。当我得知,这个绘画的作者,是一个并不识字的农村妇女,只不过是為了哄正在长大的孙女高兴,将自己的乡村世界用孙女的腊笔画出来,我不由得张大了嘴巴,并且,我明白了,为什么她的作品一贴到网上便赢得了梵高奶奶的称号。

当时的我,刚刚写完一本叫做《小忧伤》的散文集子,那是往乡村生活深挖的一把铁锹,在那本书里,我回到十多年前的乡下,片断地打捞了童年的小欢喜和小忧伤。当时,我欢喜十分地建议我的散文集的责任编辑,能不能在出版《小忧伤》的时候,配上梵高奶奶的插图作品。

我的理由有两个,其一,我的乡下是河南省东部的一个小村庄,而梵高奶奶的画上的乡村是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村庄。从地域上,我找到了一种地缘关系的亲切感。其二,我看到了画中的散文感,那一棵棵在画片里密集生长的玉米、豆荚和树们,都是我的文字没有表达的存在。我觉得,那些画面将一个真实而经典的乡村世界移植出来,那是经过大爱修

饰过的乡村,干净而温暖,我甚至感受到了从图画里吹出来的乡村的风,温润,有母亲叮咛一般的安稳。

那是 2007 年的春天,在我的努力推荐下,出版社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。散文集用彩色印刷,配上数十幅梵高奶奶的插图。

那册小忧伤出版后,获得了一些报刊的赞美。每一次有人说起这本书的时候,总会提到那些合适不过的插图。说是,图片延伸了阅读。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,我都由衷地替梵高奶奶高兴。

《梵高奶奶的世界》江华著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 6 月



2009 年夏天,一册印刷精美的《梵高奶奶的世界》出版,这是一本发现母亲的书。

现任职于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江华用深情的文字记录了母亲如何“被迫”成为梵高奶奶的,她过于想念自己的家了,虽然那个家相比较儿子在广州安的家破败,但那里储满了记忆的阳光和粮食。

所以,在用画笔描绘自己的家和村庄的时候,梵高奶奶总是用色彩暖和的红和绿,绿是村庄四周的田野,红则是阳光照耀下的笑容和丰收。

梵高奶奶的真名字叫做常秀峰,在乡村世界生活的几十年里,她几乎没有自己的名字,真正认识自己的名字,是她到了广州之后的事情。她给三岁的孙女讲故事,她不会说普通话,有很多趣味的故事,她无法顺畅地讲给孙女听,只好用彩色的笔画给孙女看。

她的画竟然出乎儿子的意料。江华发现,母亲的内心积累了数十年的乡村底片,只要说到家乡的事情,母亲很快便可以画出来,就像一个存储了底片的相机一般,母亲的画遵守着乡村生活的秩序,老井的位置,后山的野百合开在角落里……

江华发现了母亲的天赋,他为母亲的记忆力感动,在母亲的画笔下,他自己又一次返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江华将自己母亲的画手工制作成几本画册,给身边熟悉的人看,然而一下子引起了轩然赞誉。那是不可思议的色彩拼图,除了多年乡村生活的记忆累积,更多的,是一个乡村妇女厚重的爱。她爱那个贫穷而破落的家。

爱,总会创造奇迹。

这是一本只需要一个下午便可以翻完的图片书,我整整翻了一周,我在每一幅画里,都看到了热烈而浓郁的欢喜。那是对命运最严肃的赞美,不管经历过多少曲折,只要是看一眼自己的孩子,便只有欢喜。

我为江华兄善待母亲的孝心感动,合上书,觉得内心安静,极想给母亲打一个电话,告诉她,自己在远方,健康,安好。